

武汉舅爷爷

李治

今年春节，我带上老婆孩子，第一次到武汉过年。舅爷爷望我们去，有两个月了。

真情

舅爷爷头发全白，慈眉善目，依旧精力充沛，腰板笔直。

世事无常，但舅爷爷家国情怀一直不变。他出生于益阳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母亲52岁去世，当时他还只有十来岁。

新中国成立以前，他看到过父老乡亲的苦难。夏天热，他晚上到河里洗澡，亲眼见过把人绑上石头，再往河里一推了事。

有一天，他陪小姐夫——也就是我爷爷在资水上雇船运货，不料船老大和伙计起了坏心，互相递眼神要谋财害命。他们两个人一看情况不对，赶快把话挑明，晓以利害，才躲过一劫。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资助舅爷爷上了初中。中学没毕业，他又考上了空军，后在地勤服役。

转业后，舅爷爷到邮电部工作，领导很器重。他看到战友们都下到北大荒去了，觉得过意不去，主动选择下放，被安排进部队企业。其后又从北京调到武汉，一待就是50多年。

他在企业干过很多年采购，经常出差。一有任务，清了衣服就出去。家里老大和老二出生，他都在外面，都是同事张罗着将待产的舅奶奶送医院。

舅爷爷和舅奶奶已过金婚。两人相濡以沫过了大半辈子。晚上泡脚，两人几十年来都是用一盆水一起泡。

去年五一假期接近尾声，我接到舅爷爷电话，说舅奶奶去世了。为了不影我们假期，信给得晚。

舅奶奶病重时，谁都没有告诉，她可能怕影响大家，也不想让人看到她生病的样子。她走后，舅爷爷基本不上床睡觉。半夜起来，睡不着，一个人打开电视看，看着看着，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搞什么都没有味道了哦!”舅爷爷淡淡的语调，压不住悲凉。他一生风风火火，做什么都干劲十足，但在生老病死面前，也无能为力。

真心

小时候，二姐就说过舅爷爷像父母亲，心里总是先有别人。

很长一段时间，他和舅奶奶要养家里三位老人、三个孩子。两人工资不高，为了省钱，出差会坐硬座，这样每次可以多5毛钱补助。

但他不占人便宜，不小心收到假钞，从不昧着良心用出去。

几十年吃饭，他都先不上桌，让家人全部吃完，再端起碗，把大家的剩饭剩菜一扫而光。

今年春节还是这样，看到家人客人都吃好了才拣剩下的吃。谁要是强劝，他就会出去走走，估摸着时间差不多才回来。

舅爷爷一位表哥曾因揭发领导问题，被对方设计致脱离公职，流落街头，一度去餐馆舔盘子。他和舅奶奶从不嫌弃，每周表哥来都好吃好喝招待，走时还要带上一袋粮票之类的。舅爷爷帮助表哥找临时工作，也是其去北京找老首长，帮助表哥平了反。

这么多年，舅爷爷总是热心帮助家乡的亲人们。我母亲从益阳调到长沙，我父亲想买台彩电给我看，舅爷爷知道后都积极想办法。

我在武汉念大学两年，每两周带着半个月的脏衣服臭袜子，在古田二路生活村舅爷爷当时的房子住一晚，改善生活，走时再带着舅奶奶洗干净的衣物回学校。

武汉的亲人们从不嫌我顽劣。古田二路那一处整洁的小院，家中红色的木地板，空气中树木的清香，二姑姑出嫁时的场景，都是我一生美好温馨的记忆。

毕业时，舅爷爷、舅奶奶又为我联系工作，因有人对我说三道四而作罢。在人生的低谷，我写信给两位长辈求助，想找一份工作。有一位回复，工作不好找；武汉舅爷爷回信说：来武汉，地方比长沙要大，机会要多，人才市场也很大，可以先住到家里来。

尽管我后来在长沙考上了心仪的单位，但舅爷爷的回信，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舅爷爷在生活村的老房子其实并不大，但曾经照顾过很多很多人，包括我。在我很长时间的记忆中，都曾以为他家的房子很大。

真正大的，是舅爷爷的心量。



写给在天堂的奶奶：你只需过你的生活

欧阳倩

除夕的夜，鞭炮烟火此起彼伏，2岁的侄女手舞足蹈。绚丽的天空，热闹的氛围，小孩眼中的天堂或许就是这样的。

蓝蓝天空，徐徐海风，朵朵鲜花，奶奶笑眯眯地把手放在背后。这是我梦里的场景，这也是我看到的奶奶所在的天堂。

(一)

奶奶去世快一年了，她很少出现在我们的梦里。正如她的性格——她总是不愿意打扰或者麻烦任何人。

奶奶中年寡居，卖废品和卖茶叶是她的经济来源。

我妈妈回忆说，小时候无论谁问我奶奶在做什么，我总是会飞快回答：“奶奶在捡纸捡瓶子。”

奶奶做茶叶的场景我倒是有记忆。老家附近有很多茶山，满眼葱郁的时候，奶奶会背个篓子过去，掐下嫩芽，用小柴火烘干。用手翻炒，再放在筛子上晒几个日头。

奶奶做的茶叶，一部分自己待客，一部分就卖给乡邻。泡出来的茶是什么味道，我没有印象，但听到过别人的评价：“味道很浓，是晒过太阳的。”

(二)

奶奶住的老家房子，大约40平方米，一间房。进门的地方是个火炉，烧柴火的那种。一个黑色的水壶，一个小的铝制的煮饭锅，还有一个笨重而大的炒菜铁锅。

小时候，火炉是我们的最爱。过年时，我们一群堂兄弟表姐妹会围着火炉烤地瓜，把地瓜埋到燃烧后的灰烬里，然后再不停添柴火。

过不了几分钟，心急的我们总是用火钳翻出来，用手按按。还是硬的话，又重新埋进去，再添火，反复为之。

奶奶的床就在离火炉很近的地方。冬天火把房间烤得暖和，夏天却炎热难耐。

床的后面堆满了奶奶拾来的柴。奶奶出门总是习惯性“捡柴”，枯萎的杉树枝，收割后的稻穗，没有人要的玉米梗，奶奶总是一捆捆扎好，以备冬需。

一堆堆柴垒得比床还高。记忆中，我从来没有看到空缺过，现在想来，或许满满的枯枝，是奶奶生活的



安全感之一。

(三)

奶奶是个知足常乐的人。她总是说她是村里很幸福的老人，哪个邻居给她送了肉，哪个村里干部给了她钱，哪个后辈去看了她……她总是一脸笑容地反复说。

她对谁都大方。尽管她没有钱，但我们过去，她总是要塞一百两百给我们。“你们在外面，要吃好一点，穿好一点。”用我妈妈的话来说：“她是个不留钱的老人，大方得很。”

(四)

长大后去看奶奶的次数就少了起来，每次都只是寒暑假过去。

待到回长沙读研究生，奶奶就已经患阿尔茨海默病，已经不太记得人了。

心存惦念，便未离开

郑旋

“离人挥霍着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2018年10月26日，人生第一次走进殡仪馆，这首歌陪我度过一整夜。爷爷走了，怀念他的人应该会有，但不会很多。

爷爷这一生，认识的人提起来都会说，他是个好人。他并不是富贵人家，有花不完的钱，但记忆里的爷爷买东西从来都不讲价。我问他为什么，爷爷说：“人家都是做小本生意的，不容易。”

当然，爷爷偶尔也会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但大多数时候，他通常要被奶奶念叨，喜欢花冤枉钱。就这样，在奶奶的“掌权”下，他每个月到手的退休工资大打折扣。

但爷爷从不抱怨，也依然不讲价。

小时候零花钱不多，每次去爷爷家，他都会从自己微薄的“私房钱”里掏出一部分给我花。因为把钱看得不重，所以有人和他借钱，只要人家开口，他从不让人难为情。直到他去世，有人还欠他的债。

我想，在借钱的人当中，有的是真的需要，有的则不是。但说起这些来，爷爷总是心平气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爷爷的一生以和为贵，无论是家里还是外面。可以和为贵，就少不了忍耐，他的忍耐会招来别人的不同看法。

软弱、老好人、妻管严……这些他都不在乎。任何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都能让他快乐。

退休后，爷爷不时会把珍藏的名著小说拿出来翻翻。有些书破烂到卷边儿了，他还能用手指比划着一字一句读下去。

爷爷爱听戏，很多年里，他每天都会带着一个水壶，一台老式收音机，到家附近的桥下坐坐，逢人便把各种戏曲哼上几句。

那个戴着老花镜认真看书的老头，那个大声唱戏容光焕发的老头，至今还在脑海里。

现在想来，简单、和气、清贫，也许是上天给他的福报吧。

遗憾的是，福气没有一直跟随他。去年，因为在外摔跤，爷爷躺进医院一病不起。看着他在病榻上意识清醒却动弹不得的模样，我的内心就像扎进一根刺。

不到两个月，他便匆匆去世了。

还记得最后一次见面，爷爷说话已经相当艰难。“等我下次回来，你要比现在好一点哦。”告别时，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但我忍住了眼泪，不想让气氛变得凝重。

“好……好走。”没想到，爷爷也相当配合，点着头从嘴里挤出了两个字。

爷爷自己没什么文化，对孙辈应该是寄予厚望的。小时候，他总是叮嘱我好好读书；长大了，总是期望我工作出色。可他唯一的孙女，并没有给他争多大的光，过得不算很好，也不算太坏。

人生第一次在殡仪馆度过的夜晚，有朋友发来微信安慰：“只要有你还记得，他就不算离开。”

“公主”老韩

王晗

老韩，是我妈，在家里爸和我都这样称呼她。

老韩是个美人，62岁看起来依旧精致、美丽。跟她出门介绍起母女关系，总是会得到诸如“阿姨好年轻好漂亮啊”之类的赞叹。这让很多朋友都觉得，我没有遗传到她的好基因。

所以，从明显“嫩”于同龄人的外表不难想到，老韩非常爱美。且不说各种护肤、保健、养生、按摩一样不少，她还时不时到我家搜查衣帽间、梳妆台，抱着满意的“战利品”提醒我：该采购新的了。

“你妈心里住着位‘公主’。”爸总这样安慰我。

老韩喜欢旅游，今年过年，我带着她，她拖着爸，一起去深圳“猫冬”。

请感受一下我和老韩的日常场景：

“这儿真美，闺女给我在这里拍个照。”

“哎呀不行这张不好，再来，你就抓拍，不要显得我很刻意”……

除了爱漂亮，老韩就是这样，热爱一切美好。

话说回来，老韩年轻时在我们家乡那座东北老重工业基地还是颇有名气的文艺青年，民歌、京剧信手拈来，提起“阿庆嫂”，就知道老韩的代表作是什么。

除了一颗“公主”心，老韩还像童话故事里的公主一样，身上有股子坚韧。

从上小学起，我就在文艺范老韩的严管督促下开始了长达12年之久的学生生涯。除了上学，课余时间差不多都被练习手风琴填满。

高考那年，为了能读上更好的大学，在老师建议下，我去参加了人民大学、天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特长的招考。三个学校，三天时间，北京天津两地折返，爸因为工作抽不出时间，重任就落在了老韩身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冬

每次去看她，我总是要跟她反复说我是谁。待她反应过来，总是咧着嘴笑：“你放假了吗？”

这一句“你放假了吗”她对我说了好几年，即使我早已毕业。她的记忆停留在多年前：她的孙女在读书，放寒暑假会去看她。

再后来，我对她说我的名字她也没有什么反应了，只是笑眯眯地，特别客气地说：“哎呀你来了呀，快坐！”——她对所有和她打招呼的人，都说这句话。

去年奶奶来我家住，我有时在家，每次喊她，她都回我这句。早上起来她这样和我打招呼；中午吃饭也是客气地留我：“丫头，你家远不远？索性就到我家吃饭吧。”晚上我还坐在那儿，她又会很客气地说：“天晚了，你今天就到我们家睡吧！”

我们大笑，她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笑，但会跟着我们笑。

(五)

那天，奶奶午后睡起，坐在椅子上安详地走了。比起想念，无能为力愧疚更让我不安。这种感觉，或许很多人无法理解，但我如鲠在喉。

我想给她更好的物质生活，但一直在学校我无能为力；在我工作后，面对她衰老的身体机能同样无能为力。

如果，奶奶再可以年轻几岁，她可以享受我们给她的更好的生活；又或者，如果，我可以早点毕业几年，在她有自主意识时带她看看这热闹的世界。可惜的是，生活永远都没有如果。

奶奶过世后，我很少发关于家庭的朋友圈。无论是一家人团聚的，还是家人游玩的。我很少拍照，也很少上传任何照片。我有遗憾，且愧疚！

(六)

现在的我，生活依然单一单调。每次觉得自己形单影只的时候，我总是会回忆奶奶一个人呆坐在门口的场景，然后会不停对自己说：“孤独是人的本质。每个人必须拥有与孤独相处的能力。”

每次去奶奶坟前，我从不会念叨希望奶奶保佑之类的话。相反，我想说，我们都很好，每个你牵挂的人都很好。你不用保佑谁，也不用去操心谁。

你应该像城里的小老太太，跳跳广场舞，去想去的地方走走。自由而自然，这是我想象中奶奶在天堂的生活。

天，零下20摄氏度的气温，老韩背着20来公斤的琴，带着我东奔西跑。那个背影，有朱自清的味道。

好不容易到了最后一场，一个不小心，老韩扭了脚，鞋跟断了。“没事儿没事儿……”嘴上这么说着，却半天没能起身。回到家后还肿了一个礼拜。

那可能是我第一次看到老韩的狼狽样，也是第一次有种莫名的悲伤，我家“公主”是不是不再年轻了？晚上回到宾馆，我蒙在被子里偷偷哭了一场。

虽然当时幸运地拿到了一张特长考试Pass卡，可惜我不够努力，高考分数比当年招生线低了8分。所以，老韩白辛苦了一场。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工作了，结婚了，生子了。老韩和爸也退休了，搬来我工作生活的长沙定居。

隔三差五，我都会提醒老韩带钥匙，过马路注意安全，“出门”要记路，发现好吃的好玩的就带她去打卡……我们还是常常拌嘴，“公主”得理不饶人和任性不讲理，总气得我白眼翻上天。

“妈妈有双大眼睛，眼睛里都是故事，一个个讲给我听，伴我开心每一天……”女儿某天放学回家，把新学的儿歌唱给我听，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

都说生儿育女是妈妈的一次新生，老韩也是这样陪我一起长大的。

不知不觉，老韩的鬓角露出了白发；不声不响，老韩的眼角添了皱纹。她开始唠叨，她变得健忘，但做起事来，效率却还是甩我几条街。

只要跟老韩在一起，无论有什么事，我总是习惯喊老韩。这应该就是为人子女的幸福吧。

老韩的爱与生俱来，不犹豫，不害怕，不计较。为我，也为了我的孩子，双手奉上所有的深情。

你看，照片里那个温柔如水的女人，笑语嫣然，眼里闪着光，她是我的“公主”老韩。岁月啊，请让她一直这样明媚。